

## 一亭菊 神荒子

周一上班，一亭菊打开门，自己倒了杯茶，就有一个男人打进来，宣他回办公室。一亭菊一看来号，赶忙在手机上整理了平日搜集到的美容院地址。

神荒子听到门开了，就把蒸汽眼罩从脸上摘下，精神奕奕地拿起镜子，问一亭菊：“你看得我美吗？”

“当然是非常滴水不漏了，你的偶是涂傅雕的。”一亭菊不知道男人为什么要问这种理所当然的问题，不，他是遵从本心回答了。

“听你说天愈aka玄魁也是涂信豪雕的，你看得是我好看还是他好看？”

一亭菊的心往下一沉。

“没关系的一亭菊，我就大慈悲，给你一个承我美的机会。我放你半天假，等着我回来剪一个mv，宣传一下我公司的形象。”说着，神荒子就戴上墨镜神秘地离开了办公室。一亭菊想提醒他一支像去，又念一想，想要的不会就是个果吧！

没想到十分后神荒子就泄气地化光出现在了相同的地方，一亭菊不敢作声，只听神荒子微怒：“一渡微那个成狂的肖人，把办公室搬到二楼花就算了，他都不我，他那个么又笨得要死，上次一起部聚餐都要在我上做，你看我的型像巢？”

一亭菊在目光的力中抬看了神荒子的型一眼，得就算在上面筑巢也会山体滑坡，可一渡微家里的…，家庭公司栖，真的不可理。他：“，麦生气，一渡微又不常来上班，再个人吧？”

神荒子默默生了一会儿气，问一亭菊：“我想到了一个地方，我把我的巨大福瑞来，我要自走一玉居！”

一亭菊赶紧：“三思啊！”

神荒子撇下字：“不用。”就么致勃勃地消失在一亭菊的野里。

一亭菊神荒子斟了茶，又悄悄回自己办公室玩了一会儿雷，指向十一点，他定神荒子没有机会在玉居蹭，自己和都点了外卖，留下票，11:15准等着的出。

神荒子珠横乱地回来了，一回来就怒冲冠：“看来是上一次把玉居行拆迁，岳云深没有住教！他居然我不好看！”

一亭菊把花寿司一字排开，他料。

神荒子：“回他更分了，喊寄寰赶我出。”

神荒子悠悠到玉居的候，岳云深不正地坐在椅上，要大病初愈的寄寰他。

玉士一看他就把拐杖拄起来了，“神荒子，你妖物竟敢出在我面前！”

神荒子：“小玉，你麦激，我今天来，是有一个，想要教你。”

玉：“条件？你六…”

神荒子：“呵呵蠢人只会想到一！我一回来，是要和你青梅煮酒天下事。”

玉：“哦。”

神荒子：“你看得是我好看还是天愈好看？”

一亭菊的情商暗暗吃之，神荒子一用手着滔滔不：“寄寰拿着把菜刀就追上来了，幸好我跑得快！我在走之前提到了元君昊，哦呵呵呵呵回小玉家宅不宁咯！”

一亭菊：“咳、，是听玉士的故交元君昊了保他而牲，一手分化之做得是在是高啊！”

神荒子：“唉，他都不理会我。有可以呢？”

一亭菊：“我六玄曜不是正在和殊界合作嘛，殊皇或能你一个公平公正的答案。”

神荒子着子看了看：“我走得累了，下午再去吧。”

果不其然，下午点上上班，办公室里一点五十就没有人了。一亭菊默默收拾着神荒子只了几个的寿司盒，心里祈祷着，起殊皇能点好听的吧？一世英名，怎么会在种小上想不开呢！

他的祈祷，殊界果然神荒子大人礼遇有加，又是他做spa、又是免送他上次古域送来的美瞳、又塞他温泉券。殊皇他坐在只有近的人才能踏足的小花里面，又了彩衣的逸儿一支棒棒糖，和地：“神荒子大人此次前来，是要与本皇什么呢？”

神荒子不由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是是的，…，听族的玄魁容貌妹，”他用余光瞥到殊皇旁的少封离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于是明智地截断，直来意，“殊皇，你老得是神荒子好看还是玄魁好看？”

殊皇温和地：“，个嘛。…本皇已十年不曾武，又数十年来居地宇，眼光可能已落后于代。魁，你是我之中与苦境人接触最多的，你来回答个。”

策被点到名，要开口，神荒子已手握登机扶梯，“殊皇，神荒子想起身有要事，就不奉陪了”

。我下次再来听答案。”

一亭菊住心中的狂笑不止：“，可殊皇跟他儿子一，机伶狡，寡恩善！私以种人我要慎跟他合作。”

神荒子郁郁不：“什么他都不得我很好看？我很人嫌？根本是他不欣！”

一亭菊理中客地他分析：“听我一言，一渡微不美，是因他正在跟儿玩，没空；玉不美，是因他…你，罔事；策不美，是因他玄魁有那的私人感情。今之，不理睬他人的言蜚，大人，把个宇宙的美握在手中！”他上了一份打印好的excel。

## 愈宝家今天的

一看到非次收集的情，藐烽云下了断：“的家会，治不好策一个人，明他的命已挂在挂上！”

是家会，其只是苦境所有的医生聚集在了一水澈建而已，其中包括一个坐在椅上的岳云深。

岳云深：“好友呀，早听殊界人体有特的研究，魁又已是我苦境的半个力，次我非要帮你的忙不可！”看着岳云深抱着一堆菜横在椅上，后面的寄寰又像是一个女仆一称地推着他，挹天愈把蹭的少来句咽了下去。

荒天站在挹天愈背后高地：“天大愈者，一水澈好久没有么了。”

挹天愈思考了一会儿，珍惜地吐出一个字：“。”

寄寰推着椅熟熟路地往里走，岳云深突然：“停。我怎么感看了一位熟人？”

寄寰：“那不是殊界的前皇子？”

岳云深：“。我看我多是晚点去。”

寄寰恍然大悟道：“想起来了，听他母子是要退了，特意跟大家打个招呼。”他看着岳云深里的菜，“原来有么多人要一起吃。”

岳云深安慰他：“妄想太多，你做，我吃，一点也不会有的。”着就来到重症加病房。

挹天愈作主人，自然是要被迫招待客人，于是病房里只剩下了和翥一个医生。他老人家被重施灵躯之，不因之前的躯体冷藏在一水澈的地下室，他依然用的是个身体。岳云深仔地察了一会儿，他配了一副新的眼。

“我已你用同属的枝气根你上奇八脉，等玄魁用凝水化一…哈，玉土，久了。”

策已能正常坐卧，只是行尚有不便。玉土滑着椅前来，他大概用手听了一下，点道：“。”

和翥：“那么我就拜了。”

岳云深：“么快就走？荒天和逆都来了，不去他？”

和翥推着玉来到口，正好赶上无疆侯挹天愈一个盒子，“是无欲要我来愈者的，他要愈者苦境的多帮助。”

百重泉在旁探探：“可是他本人怎么不来呢？”

“我也不知道他在弄什么神秘。不听起来，好像是久以前的一利益交，当他糊弄去了，在正是旧翻新。…依我来看，是没了。”

挹天愈打开看了一眼，道：“原来如此。”就收下了。

藐烽云一看着水晶球(?)里生的景象，真是无比想知道个礼物是什么。他：“，你来猜猜看，月才子会送吾之主什么呢？”

“主人，有在里干猜，不如在就身吧。”

“不可，大牌正是最后才能登。”

“可是主人，再不身的，您在海市灯重金收的海的冰就要化了。”

之，等藐烽云赶到，下厨的不下厨，不下厨的都下厨了，寄寰是主厨，百重泉在劈柴，逆在切菜，荒天在煨，来的非也被拉去。无疆侯帮着非的忙，一扭藐烽云：“我听苦境古代有一位圣人，名叫周公，他做做三次都因要去迎接人而停止，你已是族的宸了，藐烽云，什么你不会做，要小女孩帮忙？”

非忙他打：“主人心的是族的天下大事，等小事来做即可。”

藐烽云未来得及出言，坐在旁的患策忽有所感，挹天愈道：“玄魁，你也会做？”

“不会。”

“万一你征孤身一人，没有西吃怎么？”

“我吃水草。”

藐烽云一听，凄凉幸怒无感情涌上心，他恨恨地想，要是我是吾之主家里的猫就好了，每天一定一个早就爬上灶台做个四菜一。

玉在椅(?)上滋滋地看着一幕，得幸辰砂是和意琦行他一起吃火去了，不然几位皇子一起在做菜，有一种相之感。

菜都各就各位了，大家地在一起上桌，位置主要是挹天愈右一排人族的，左一排族的，和挹天愈互相面的反倒没有人坐。逆跟大家都不熟，只好乖乖坐在那个位置上。

挹天愈完全没有坐在主座上的自，起杯子明扼要地：“吃。”就一声把杯子水里。

## cb文

到晚上八点半，窗外依然下着瓢大雨，八点四十，一渡微探看向阳台，天上下雨依然下得像刀。候，公室的打开，神荒子来了，来气以及酒气。神荒子他：“你没走。”

一渡微从子里拿出一套雨衣：“你喝完了。”

神荒子看他穿上雨鞋，不免：“你不会要瓶回家吧，么大的雨？你是股，公司不是你派了的？”

“那是接送舞上学放学用的。”

“我好心提醒你，就算在苦境，恋童也是犯法行。”

“恋童是我的工作。”

“你是六玄曜的法律。”神荒子片刻后口气，，“是我送你回家吧。”

坐到里，一渡微才：“你不是喝了酒？我来开吧。”

“没回事，只是毛上容易粘上味道。”神荒子脱下外袍放在后座，穿上冲衣。一渡微不禁他多看几眼。

已开出好，人无可，一渡微早有准，早在上之前就上了蓝牙耳机，假装听音乐，看。他突然听到神荒子咳嗽一声：“上次打你一掌是情必然，真是不起。你有走医保？”

一渡微摘下耳机：“故意人，医保不。”神荒子很有修养，没有急刹，他目光逡巡了一，：“算作工吧。”接着又，“我开一点窗。”行上高架，一渡微平必，非要回家，都不知道家和公司中有一个高架。高架上居然并没有什么人，他异地看了一眼手机，才八点五十。得很烈，明神荒子开得格外心无旁。

一渡微看着航，：“下高架再一个隧道就到了。”此他的微信突然跳出框，有人在同事群里包，一渡微着眉点去，是太封玄曦公司年佳他的儿子考博士成功，他淡淡地了，了一个萌萌小物表情包在群里，他也没考博士，不知道太封玄曦何必他要恋的儿子苦磁学。很快就已到家口，一渡微穿着雨鞋下，神荒子拉下窗：“那你明天怎么上班？”

一渡微想了一下，“里有地，公交可以到。蛮快的。”

他目送神荒子关窗，，但是不出半分，窗又拉了下来。神荒子以置信地：“群里包你不叫我？”

## 霏霏成猫了！

霏霏生一只脚踏家，突然回霏霏最光阴：“我好像听到猫在叫。”  
最光阴帮他搬着半箱子，等放到地上之后，他四周，疑惑地：“我好像也有听到，但是又在没有了，小蜜桃，你听到没有？”  
小蜜桃从楼上跳下来，在霏霏生家上嗅了几下，尾巴甩了几圈，最后在鞋旁坐了下来。  
人上去听，什么也没有听到。  
霏霏生：“那个鞋去年就打不开了，滑生滑了。”  
最光阴小蜜桃比了个手，“小蜜桃，他表演你新明的大雪球！”  
小蜜桃高地地点点，后退一步，霏霏生没有明白生了什么，只听的一声巨响，一猫花容失色地直扑在他早就准备好的塑料薄膜里。  
最光阴：“真是只猫呀。”  
猫上不成功地扑起来。  
霏霏生：“好像是俄罗斯猫，看起来不像野生的，怎么身都是湿的？”  
猫撒地往他里了。  
霏霏生：“可是我小区不养猫…”

最光阴回到家，小蜜桃着最光阴从超市里回来的酸奶用尾巴上，最光阴：“世界上除了你居然有听得人的物，你得那个猫听得我？”  
小蜜桃吠了几声，意思是：“很奇怪内，一听到不养猫就跑了。”  
“我要是你，听到不养狗我也跑了，有什么好奇怪的？”  
“可以跑去其他地方，但是好像一直住鞋里面。然后有在在上。”  
“你的意思是很想被人收养咯。”  
“但是好像不喜你呢。”  
“是，我喜狗，只要有小蜜桃就了。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养猫。”最光阴往窗外看了一眼，“怎么天气也怪怪的，明明生打喊我帮忙的候天气很好，在上看起来要下暴雨了。”  
小蜜桃了，表示野猫都会找好避雨的地方。

最光阴是大学生，但他在小O上有身份，最开始他出名是因他在里了十个，小蜜桃都用一种鄙的眼光看着他回来。大家留言：“狗宝太可了”“好大好乖”  
本来只是小蜜桃的生活blog，有一次他忘了把狗套摘下来就出，大家他更加敬畏，是一种新的vtuber。一之他打的有之，他打游的有之，最光阴不知所是照小蜜桃不。  
今天blog的主是：小蜜桃洗澡…不是，洗澡后小蜜桃吹干。小蜜桃玩心大起，隔三秒就，拿着吹机根本不了的五尺之内。最光阴准机，一个滑把小蜜桃抱住，把拔河到客里。小蜜桃左右，一人一狗然忘直播道开着。突然，小蜜桃抬跟他：“我听到有人溜了我的属浴室。”  
最光阴得直播的候不能，是生跟他逗狗玩是一回事，可是真的能跟狗交流，大家会害怕的。  
他跟小蜜桃看眼。小蜜桃在前坐下来，跟朋友好。最光阴着脚往浴室里面望，真的能听到划…爪子…的声音？他一看，原来是之前那一只猫被困在缸底，依然湿淋淋的，浴室的窗微微开着。  
小蜜桃作一只雪獒，身材高大，自然用的浴缸也比其他的狗豪气。最光阴心想，！他悄悄背猫蹲在浴缸旁着手，看猫像牛一，爬三步滑下来步。爬了久，猫一回，到他本人，不知何突然气鼓鼓的，反身往后一蹬，就向他套上抓来。最光阴一抱，他地：“你么，怎么不能自己爬出来？”  
猫怒地回嘴：“！”  
最光阴：“完全听不你什么。”  
候小蜜桃来了，：“在呢，听到猫叫了。”  
最光阴随手找了一条毛巾，就把不自来的猫抱去前。他在直播里打下五个字：“附近的野猫。”

最光阴：“又跑了。个猫怎么！”  
小蜜桃全身在地上，一着棒冰，一：“猫都是的，笨笨的，然后很容易心情不好。”  
“堆西怎么理！”最光阴指着地上的猫玩具，“肯定是又告人我的道了！家里空坏了，打他，他也不叫人来修。”他接着，“好。”  
小蜜桃，“要不要我晚上一起看恐怖影！”  
“你想看什么？”  
“随便找一个就行，”小蜜桃完棒冰，“只要能降暑的就行，我是毛狗，很的。”  
高夜黑准八点，最光阴把灯关了，和小蜜桃一起坐在沙发上，吃冰西瓜打开招魂。看

五分，小蜜桃：“我、我听到了脚步声。”

最光阴出一只手握着的爪子：“没有的事，世界上没有鬼！”

小蜜桃不吃西瓜，忍不住往他身上了点：“真的看到窗帘在！”

“是有呢，不定上要下雨了。”最光阴，“靠在一起很！”

一人一狗聚精会神看了半小，最光阴也听到了的声。

小蜜桃：“真、真的下、下雨了。”

“我窗都关好了，”最光阴宏大量地，“你要是害怕，可、可以抱着我。”

突然，黑暗中下面的里出扣的一声。

最光阴抱着小蜜桃，把脚收到沙上来，小蜜桃耳：“你有没有听到什么。”

小蜜桃像一个雪球在他里，也他耳：“就听到了，”小蜜桃，“你看那。”

“啊啊啊啊啊啊啊什么有血。你看那是血吧，天花板上会不会…”

“我、我家不会真的有鬼吧啊啊啊啊啊。”

“都怪不修空…呀！！！！！”最光阴不禁一而起，小蜜桃一反不及，把撞

。房里陷入一片黑暗，只听到小蜜桃大叫：“汪汪汪汪汪！”意思是：“脚到湿的西了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最光阴魂未定：“我脖子后面一定有西！”

小蜜桃在屋里， “快把灯打开啊啊啊啊！！”就如同小蜜桃召的一般，外面一道划，

照得室内亮如白昼。最光阴定睛一看，窗前有一道邪的黑色残影。接着炸雷伴随着西翻倒

的声，把所有生物都吓得面无人色。最光阴被沙倒，抱住小蜜桃的脚，“小蜜桃，冷静下

来！自乱脚！”

小蜜桃在角落里：“我一直在里！”

最光阴：

最光阴：“救命呀！！！！！”

“你等着，我来救你！！！”

小蜜桃把灯打开，只最光阴在地板上，双手抱，在他身下，是大家的熟人猫。

小蜜桃：“不是鬼！”

最光阴：“可以眼！！！”

猫从最光阴手臂旁移出来，最光阴只感有一毛茸茸的西蹭他的手，他着眼：“鬼怎么

毛茸茸的！！！”

小蜜桃：“你胆小鬼，是那只猫。”

最光阴一眼，一在毛的西瓜猫、以及西瓜沙、西瓜地毯、西瓜壁映入他的眼帘。

## 奈何中心

奈何家里第一条家规：待机盒要gentlement。所以奈何在第三次拍打机盒的时候阻止了他。他用手杖开愁眉苦脸的，清了清嗓子，特地：“去让你的同学元佛子来。”元佛子很快带着螺刀来了，是跟机盒屁关系没有，是插座接触不良。元佛子从木工包里熟练地掏出新插座，建站在屋里大眼瞪小眼的位：“是少插几个插座，不然温度太高容易坏。”元佛子作奈何家里的工一直是很可靠的，他也兼灯泡、修、通下水道、堵在浴池里。奈何曾：“你是不是跟你的同学元佛子早恋了。”“爸，怎么会呢，你是我生活的全部呀。”“得么煽情，你想要零花钱是？”“爸，我已上大学了，会自己打工。”“你，和同学出去玩可以，但是晚上六点半一定要回来，不然家里没人了。有，喊我爸。”

然看不出来，但奈何最近其是非常高的，因他退休多年，近多年的双眼已被激光、也不常假牙、也不会广告上保健品、甚至会看股市，他心比天高，不服老。然了的老年人最容易，但是子并不恋老，所以奈何横多年，只有he pua人的份，没有子主来pua他。真不知道是幸是不幸。一个月前，他置已久的工作箱里接到了一封措辞隆重的邀请函。奈何挑了半天的法（低于三句，他很意），于想起来原来是邀他去研究院当一位独立…独立外教。信上，他很关心老在五十年前的撰成的一篇文，如果成立研究小组立，成果必将造成金融界的地震。不中南海，街也无弗届。奈何听了，不由得网面的人生惺惺相惜之情。然完全不金融界，但他是奈何高：“爸，那你就是。街之狼！”他比了个狼的姿，不慎把手上正在洗的碗打了。奈何看了看洗碗池旁的瓷片：“你么高，晚上和你同学出去喝一杯如何？我不你留了。”

：“爸，才大早上呢！”

把地出，又了。奈何正坐在沙上蹬健身用自行，是和元佛子一起在父他。看元佛子不，上他因很会修插座在同学到不少，所以爸你不用往心里去！高地，元佛子也温吞地坐在沙上，双手合十，点了个。然依旧看不出来，其奈何也得元佛子算比可靠，于是他免开金口，没有在元佛子面前正随叫他爸的坏。再，如果他上要去名字都不知道的研究院任，是要免他的脚，健身是很有必要的。休提，奈何得开，干脆把声音大一点。依旧很有礼貌地着，推没有么知理，保的也不会么心平气和。奈何于是打开了，前站着一位他不的年男的，奈何警惕地看着方手里提着的白金：“你是？走了。”静涛眼疾手快把把手握住：“是奈何教授？我是您的学生静涛。”

“我不得了。”静涛有素地从白金里抽出土文，上面用宋体三号字写着：姓名：静涛。：奈何。奈何只好他来坐在精心打理的真皮沙上，心想：随身携文的人……

意外地，奈何和静涛聊得很投机。静涛：“老，你真不得你在死前一天半夜喊我改文了。”

“那是因我了你的重率，超了8%。”

“可我得我里三个就我的重率最低！”

奈何不禁了他一眼：“低于百分之五才能在我里算通。”

其院里低于15%就有学金拿，静涛登有口言。他只好了个：“老，我听你要去x研究院了。你真打算去？我道有更好的待遇……”

很不幸，静涛上他是太嫩了，奈何聊着聊着突然想起他有太玄封曦的箱地址，于是就威静涛博的下作手段把静涛得遁地而走。奈何在内：“我听你我了。”

静涛地：“下次不你白金了！”

奈何得明年于能收到不是或者元佛子的新年卡，于升起一点化作春泥更花之意。

夏承凜坐在他的玻璃公室里，不禁愁苦万分，他看着毫无魂松散的儒，大家都把努力花在磨咖啡豆上，每天半个一次，他一种不在装修似装修的。

夏承凜看着台式、桌上、本、ipad、手机上的消息，大快，如果有二次元在里，方一定得夏承凜在cosplay音。

夏承凜玉儒：“我受不了了，我干不下去了！”

玉儒他了一杯星巴克，又指指他挂在上的夏戡玄画像。夏承凜打字打得起，玉儒：“你

“得我上次跟你那个什么教授怎么？”

玉儒：“真不知道你从里到的老古董，最好是再作作旧，收藏价更高。”

“你了他的文了，你得可行？”

“可行是可行的，”玉儒不下来，他剥了一个橘子，“五十年前非常先，五十年后。”

“有一点点可能性，我就要去。”没完，外面的公室出的一声，原来是云忘在往天花板上放香，大家都在呼。

玉儒：“你也太，魔封开始呢。”

夏承凜了一口气，干脆往椅子上一倒：“我第一次看到个……奈何，你知道，如果不是博士后，跟他会被拉黑。”

玉儒一点，一又拿了一个橘子。

“我拍照上了你的学，于通了。”

“什么？”

“个什么研究所一定要成立起来，我得自己款。”

“玉主事比有。”

夏承凜目沉思，他于决定，今晚就奈何回信。



## 同事万圣文

(但更像是肯德基打广告。也没有万圣要素)

神荒子不好意来找他，一渡微终于明白了几天眼皮什么一直在跳。神荒子他了手上的a4，手拉一把椅子坐在他旁：“上要你我去察你上要开展工作的象。”

一渡微看了一眼显示屏，才下午三点半。他心里腹你就是想班吧，但是面子上不好表出来，他一本正地：“就是一个我跟踪了多年的小孩子，有什么好看的。”

神荒子：“今天是万圣，你知道？”

“So what?”

“小孩子会喜个，”神荒子把a4翻一个面，大意了，原来并不是文件，而是得没事干的同事从小上的盗。中的小狗披着一白布，背影尽主人所能地表了牙舞爪的恐怖。有一些小狗着魔法帽，着南瓜灯。

“可是很可，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神荒子又把a4翻了个面，“你看，上面要近距离察。我最近（指十年后）就会他展开行，所以一些增加好感的stk行是必要的。”

一渡微深感方有而来：“你就是想看我狗就了。”

“没。而且你欠我上次的人情没有。”

“好吧。”一渡微深思熟了一下，“我得我个身体又需要了。我拿个袋来。”

神荒子蹲在更衣室口，跟他：“你作人有什么言要交代？”

“定位我在手机上你了。到候开着瓶去就好。”

神荒子怪叫一声：“我天，什么是里？而且离你家很近。”

“离公司也很近啊。”

“我突然想起来我不会开瓶。”

“反正就跟开自行一。”

“我也不会自行啊。”

一渡微作狗，在更衣室里面翻了个白眼。他把衣服都袋，再把袋拖到上。声而开，他的同事面春，他看了又看，只恨不得拿出手机来狂按快。

一渡微看着神荒子把袋放更衣室的子之后，又拿出一个蒙多年的盔。

抄起狗下了梯，神荒子掩神色：“我老早就想体种平民具了。”

他把狗放在台上，戴好盔，踢开撑脚，用匙开开关，接着表上的数字。然后他着狗：“我不会开。”

狗跚跑下台，一上他的腿，用爪子他的手。

“你毛么能看得清楚……，是？哦是往下旋是？”没完，瓶就出去了，神荒子魂未定地看着：“幸好我无自通学会了停。”他再了几遍，自信已把掌握于心：“好了，但是你要待在里？前面？是我腿上？”

狗地在他的双脚之。

“好了，在要出咯！”

一渡微（狗）是低估了神荒子的技与决心，首先他忘了今天星期一，下班高峰期尤其堵，其次他开了机道，每次都差点做最美逆行者。

不幸的事故生在道路口一个角，神荒子跟他：“我得我个灯能冲去。”

一渡微身后的已如在弦上，蓄待，想大叫不要，神荒子比他更快，一个大弯就爽地向了面。一渡微没扛得住向心力，在路上了一圈，上脚不沾地地拔足急奔。神荒子学会开，开得一，忘乎所以，完全忘了上本有个狗坐。一渡微在后面虎乘破浪地追着，心里真是把不任的同事切做八段。眼看着神荒子着他心的，高速入了狭窄的小巷，一渡微又硬着皮追了上去，人和狗展开了方面的巷……没等他感完，神荒子来了一个美假面具的大弯，他于跟了。

一渡微冷静地想：“我要警了。”一个毛白子狗在街的桶旁地坐着。

此他的身路了一群小孩子，一渡微才留意到他已到了点，狂星期一的麦当。庭若市，非凡，从金拱出来的小孩手上都托了一个笑嘻嘻毛茸茸的仿制南瓜灯。就在里，他看到了目，上小学一年的小朋友舞，以及他的爸爸太古云。据情示，舞好像在因他开学以来没有一个朋友而扭，于是太古云苦笑着在后面乱七八糟着万圣小道具。突然，舞的目光到了他，他忙扯住爸爸的手：“爸爸，你看那个！那个！”

太古云在他面前蹲下：“家的小狗呀？”

“爸爸！好漂亮！我要养狗！”

太古云面露色：“等你大就可以养狗。我你一个毛小狗好不好？”

舞理直气壮地扑在他身上：“狗可以看呀！”他抱住了一渡微的脖子。

太古云不好把他拉开，只好□□：“□有可能是□人家的狗呀！你□□□□，很不礼貌。”  
“是呀！□是我□□的狗呀！”神荒子一把把狗从地上抱起来，“不好意思了小朋友。”他摸摸□舞□的□。  
□舞□眼睛一弯，□上就差点要哭了。”我、我，”  
神荒子□：“看□里！”他蹲下把狗正面向着□舞□，然后□□法似的从狗毛中掏出一个巧克力糖。“□叫candy，□你送糖来□。”  
□舞□高□地□：“不□糖就□蛋！”  
神荒子□：“□晚了。”他擎着狗，托着狗脚，“□他跟你握握手！”  
一渡微□像死了一□毫不□□。  
神荒子故意把狗前□，□舞□□起脚尖跟狗碰了碰□，然后摸了摸他的手，把万圣□小道具都送□了他，然后泪光□□地跟他□手再□。

感人的万圣□邂逅之后，神荒子抱着狗笑得倚在□上喘不□气。  
“你知道□你正面是个死□□——”  
“□我把照片□掉。”  
“我□□了像，”  
“把□□同事群里我就把你撞死。”  
神荒子笑得□狗都拿不住，□他□开手臂，“我已□□了，你撞吧，明天我就□假□我被狗撞了一—”

# 千万-春之梦

万（青芳）paro千万-春之梦

\*然是万pa但是有些其他的私

万古空死了之后，世界于安静了。不，句的意思并不是万古空活得非常精彩，活色生香，打到了周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人。

千叶奇早起，焚香沐浴，在上写好了新的符咒。是用来在万古空的上的。如今的他已成了一具更听听的物体，僵尸。自从他成了僵尸之后，千叶得他并不与活着的他有什么不同。

千叶奇不生三界之中，不六道之内。决定了他的修方法与不同。他并不需要成神灵，也不需要成天人。与其世上随便一条路都可以去走，不如千叶奇在出生之前就自己了一条注定奇的路。他自信、大地看着只有巴掌那么大的宣上小娟秀的字迹。世界在他的里。

千叶招呼万古空来。僵尸了保持平衡，需要双手伸直。千叶嫌太占地方，万古空双手抱胸，并在它里塞了一把兵器，世。被丹淬的世可以免于万古空尸体被区区跌而坏。

符咒上写着劈柴。昨天僵尸搬砌，失了。它从未在活着的候成功做到件事。

不能到阳光的日盲族是悲哀的。是千叶改了一切。没有常来束的天才造出了太阳的丹，大家心感激、面阳光地生活。

可惜没有人能在里久地利下去。千叶努力，抗争，屈服，虚与委蛇、狐假虎威、巧言令色，于怒地到了一点：不天才是努力，活下去的关似乎并不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日盲族只有他和万古空一个人一具僵尸了。

万古空什么候死的，千叶并不清楚。或是清晨到柴房招呼方起来，他已死了；又或是他不想活了，像伯夷叔一气高把自己食死了。之，他死前替自己想了一想，好歹留下了不埋的全尸。千叶呼出一口白气，在地上写了符咒，把万古空的搬到有墨迹的地方。

千叶作天才有且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他不能垂直。楼梯他来是崖，恐怕是一种心理上的，但是千叶既然作日盲族的天才存在，就不是，而是一种族人必克服的困。万古空适地被了回来，担任千叶奇的子、椅、脚手架。所以万古空作僵尸第一个被下的命令，就是着千叶回到房里去。

冬天去了，春天未到来。千叶坐在房内，凝神察着万古空被命令回来的桃枝。丹非常成功，在桃花在千叶的眼前徐徐开了。像按下了快一般，光的枝干上的一点意逐醒，淡白的花苞伸展着，探出了深的花蕊。又仿佛是以在已入夜了，掩上花帘睡去。反复三次后，垂下，失去了生机。千叶再在水中投下新的丹，花瓣片片凋零，原来是残的地方却恢复成嫩芽的子。成功了，千叶意地把丹收盒子，把落在案上的桃花花瓣拂去。

几天他正在做种新丹。其中一种就是能人事物恢复生机的丹。一种他已反复多次，它的效用已掌握到九成。工作从万古空成僵尸之前就开始着手施，是万古空比会挑死的机。千叶最后一次招呼万古空来。

万古空一一在已不是被叫做万古空的西了。子都被腐朽的僵尸，他他又明白什么呢？是忠的下属、却不是能干的下属。千叶注意到万古空的下袍被划破了，大概是采桃枝的候攀上了岩石。千叶知道万古空曾有一位心的女子假名桃花，最后再采一支桃花，是千叶奇予的慈悲。

千叶奇又新写了一符咒在万古空的上。僵尸地把世放在桌上，如今柄魔已失去了一切，它不再自己不出生在个世界上了，而是和这个世界相得益彰。千叶做了一个手，自己先从盅中拿了一丹出来，宣布：“里面有，一是复生丹，一是安死的丹。我来看天命吧。我也不知道自己拿的是什么。”他看也不看，把自己拿出的丹吞了下去。僵尸温地取走了剩下的一，也吞了下去。

几分之后，或是一刻之后，僵尸就像它从一开始的那，依旧沉默地坐着。千叶奇于站起身来，从僵尸的取下了禁它的符咒。

## 地人- HEARTBREAKER

人☐早上五点半接到地冥的☐☐，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没有把地冥拉黑，地冥在☐☐那☐☐柔地☐：“好友，出大事了。”

“有什么事，你☐吧。”

”我把天迹撞☐了医院。“

人☐一☐不察，再加上☐通☐☐打得☐在太早，他不禁点☐肯定地冥的行☐：“没事，我也想撞。

地冥既没有笑，也没有哭，☐一下子☐人☐清醒☐来：“不是，我☐☐了。你☐☐在在☐？”

人☐☐赶慢赶去医院旁☐的咖啡☐参☐君奉天。医院旁☐☐鼓喧天，鞭炮☐☐，原来是云海仙☐在☐校☐。喜☐的噪音折磨着人☐的☐神☐，而☐种折磨感在看到君奉天和地冥分踞咖啡桌的☐旁☐☐到了☐峰，他不禁嗷的一声，☐住了眼睛。地冥矜持地☐他意思意思☐了位置，他只好像面☐一个前妻一☐，在君奉天面前坐下。

三人一☐无☐，地冥在看菜☐，君奉天在看天迹的CT，人☐左支右☐，只好拿出手机☐君奉天☐短信。他☐弱地☐☐君奉天：“你干嘛叫我来？”

君奉天也悄悄☐他☐信息：“因☐你才能跟地冥正常交流。“短短的几个字☐人☐焦☐☐☐，后悔不迭。

充当完了君奉天和地冥之☐的翻☐器，人☐精疲力竭地送地冥回家。坐到☐上，地冥自来熟地旋开暖气，☐：“我看你☐得很，能不能☐我住你家？”

人☐☐：“冥冥之神，你又有何目的？”

”你☐呢？”地冥鄙夷，“我关心住在医院里的天迹，☐常要去探望他。”

人☐想哭：“既然如此，你那么一大早就去撞人☐挺有心的。”

“不是的，我是在布局，☐知道天迹☐☐来了。”

“他早上五点去仙☐干什么？”

地冥整个☐☐☐来：“☐用☐？去☐吃食堂廖☐傅做的大☐腿啊？”

人☐恨不得一脚把不存在的廖☐傅踹下☐，但他可敬地控制住了自己，只是打开了☐窗，以期把地冥☐个大☐西吹☐到天涯海角。

人☐、地冥、天迹、☐有君奉天都是仙☐的同学，其中，天迹和君奉天☐是一☐光☐的☐兄弟，合称奉天逍遥；而人☐和地冥很不幸的是一☐黑暗中的舍友，以前人☐万圣☐cos鬼麒主的☐候地冥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你就☐么想当玉离☐的爸爸？”被人☐☐住，☐人狠狠扯了一☐☐花，从此他☐就狼☐☐奸，所有小号的☐服都放在一起。☐☐造成的后果就是☐常穿☐☐方的衣服，☐☐☐位看起来像一☐拉拉。

地冥昂首☐了人☐家☐，人☐累得快☐上眼睛：“你自便吧，我要去睡☐。”

”你等等我，我也要去睡☐。”

人☐倒在床上：“你不做☐肤就睡得着？”

”我有☐面膜啊。“地冥不知从☐掏出一个☐盔一般的☐西往☐上一戴，就在地毯上☐下。此情此景☐人☐回☐起了在云海仙☐受☐迫的年少☐光，☐称☐☐色的青春，☐☐☐色的青春里面除了天迹和君奉天刺目的白，地冥胡☐蛮☐的黑，☐有他自己心里的一点灰色，血色，混合在一起。

人☐听到地冥暗恋天迹的☐候☐直无☐得无以复加，☐☐都☐不利索了：“天迹？天迹？？你☐不如去当异性恋。”

”☐☐也是☐么☐的。“地冥一☐☐着自己的☐☐，一☐忙着☐自己☐哭泣☐，一粉扑在鼻子上扑得太多，使他不由得打了个☐嚏。

”什么☐☐？你又逃☐去永夜☐☐了？”人☐☐从☐☐☐回来，正准☐打开☐☐写他的大☐文。地冥一抬手就把他的☐☐合上：“你怎么☐写？我早就☐完了。☐学期的学分我都修☐了，好像只要君奉天去上的☐，大家都可以逃。”

“我就是不想和他☐坐在一起。”

“你就是不想和他☐坐在一起才会要写☐个☐得要死的☐文。”地冥抱怨完，站起来在全身☐前欣☐了一下自己的新穿搭：“你☐得好看☐？”

人☐答非所☐：“你☐☐？我开☐了一种新面包你要吃☐。”接着☐：“☐行吧，不如上次。”

地冥随手打☐他的新面包：“我要走了，再☐！！”

一☐雷声把人☐☐醒了。他☐在床上，☐☐地回☐着学生☐代的事情，感☐自己并没有睡着。悉索声从厨房☐来，他也没去理，直到地冥拿着一杯蔬菜汁☐他：“你家冰箱里面怎么没有☐蛋？”

人☐☐停下的☐子又被迫☐了起来：“☐汁机好久没用了你洗☐了☐？”他和地冥不☐面的☐候想起地冥，只☐得自己的前舍友是一个美☐的弱智，有太多的衣服和太少的自☐，☐在☐人担心他怎么在☐个☐☐不☐☐的世道上活下去。☐在好不容易久☐重逢，完全可以☐是一☐如故，除了☐了一点生活常☐，☐是☐☐中依稀的那个弱智。

人☐和天迹虚与委蛇，可以☐是他☐入社会之后天然学会的一点蹭☐之情，☐种人可以靠他爬上去，那种人不能爬，地冥是后一种。人☐把自己与地冥的社会关系就像收拾一件以前喜☐的☐服一☐

收进了黑暗的箱之内。

“我得和你聊聊。”地冥做了一个鬼脸，赤脚在卧室和厨房匆匆奔波。人看着他依旧穿着睡下的一件大睡衣，不禁眼花缭乱：“你要干什么？”

“吃啊！你不饿吗？都在都点了。”

“我近来又学到一个下厨小妙招，可惜我也得你做。”

“稀罕。不想吃你做的东西。”地冥露骨地做出鬼脸的表情，人眯起眼睛欣赏，眼中升起的唯一一个念头是，地冥果然只会一天迹一个人拿放。

## 雪ABO-里参道

\*古ABO的用是，A天乾，B中庸，O地坤，然后情期信期

非道心里非常沉重，他十分担心行者的安危。五天前，在林小筑，他和任平生在一起喝茶。任平生喝着喝着突然大，不禁吟道：“烟潭白，霞分道。殷勤秋意，只是有丹。”

非道：“行者很久没有么适了，是想起了什么高的事？”

“高的事没有，我痛的事，倒是有一件。”

非道忙：“行者但无妨。”

任平生：“你可知秘密？”

然感自己是不知好，“……就是只在旁开一刃，或是只在刀尖开刃，作反刃，亦可仁，亦可不仁，我想，或和我的舍刀取之路……”

任平生起手掌：“没你么多。你可知道，是什么的人才能就？”

“？”

被普及了只有天乾和地坤才能就的秘辛之后，非道不禁得整个古原争霸的性完全化了，就好像本来是一没什么大不了的山，其却是一形的情天恨海，他盲目地深度参与了，在是人得后怕。

“那么行者你是……你是种呢？”

“呀，阿非不妨一猜。”

非道想到行者身受寒毒的模式，心里有了一个不幸的答案。“那、那了，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信期？是的？”在是一件大事。

非道一思考，任平生就笑。“老，不是一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几乎完全可以。”正欲瞎，此刻，墨池来拜任平生，欲来求的招。他看任平生洋洋得意，而旁的道横

乱，神色慌，利避害的下意他直不好，寒暄了句就走了，殊不知非道看他的眼神已生巨。

“儒圣司竟然要学三种！！”

“那么大声！”任平生了他一下，“你年怎么么八卦？你在是不是在猜人的隐私？”

“我没有。”非道心地。“但是个信、信期，作起来究竟是怎么的呢？”

“你想好？”只好任平生把他肩上的竹片脱下他盖上，“可能有点痛。”随即起九霄霎寒，在非道的天宗穴、秉穴、曲垣穴点几下。非道只一道冰冷入骨的寒气直透丹田，兼有五腑下之感，不禁跌坐在地上。了一瞬，下之感竟痛，如同服下毒一般。

非道支撑不住，任平生收走寒气，道：“你在明白了，学究竟是一种不得已的。”

非道面色白，大汗，不住点。又：“道天乾地坤就非修不可？”

任平生把他从地上扶起来，解：“本开双刃，正如人分阴阳男女，但是天乾地坤有男女，却在阴阳法之外，其中的奥妙正在于啊。”

然任平生一再解他完全可以自保，用他的来就是，“我走的路比你走的得多，你担心我？”但一想到行者本来就是一个游，然有理，但可信度在需要打一个折扣。非道不任平生他吃晚的挽留，心忡忡而去。寒毒信期作起来太要人命，那么玄、魔等等，作起来想必症状完全不同，但都是一的令人痛不欲生。如果学了的人心性偏激，在不知道会个本就不安的霹武林造成什么上添花般的害。

行至半端，他遇了在排徊的墨池。非道明知他是了避开自己，独去与任平生商秘事，但是当下方寸大乱，也管不了那多了，打了一个稽首：“圣司留步。”

墨池知道他是任平生的好友，以他是欲寒霁玉而来，早已好辞。没想到方一开口便是：“不知圣司……圣司修，身体可异状？”

听完前情，墨池直非道八成是被了。但是一涉及到，事就微妙了起来，知墨池本来便有一个友邃无端，亦是的大成者。起任平生比自己得多，邃无端不定又比任平生得多，道邃无端真的是……？但何好友从不会向自己提起？任平生非道也就了，但一想到非道和邃无端心性相似的白无瑕，墨池就不敢妄断了。

衡之下，墨池只好地：“怨在下冒昧，但我行走江湖之听道会与位佳人有……各有一段，二位佳人有没有与道你提起相似的症状？”

非道摸不着：“好像都没有学，我想是不会的吧。圣司何故此？”

墨池心下了然，无言以。好个任平生，竟把言得如此天衣无。但是看到面前的道着急的，他不由得幻邃无端，便只好上加，帮任平生：“道，此事非同小可，行者有没有和你一定要保守个秘密？我已是不，你加多留意。”

非道悔之莫及：“抱歉，圣司，是我一心急了。”

“无妨。我听幽都有一种草，可以解此症状的疼痛。既然幽都圣女和道你会你解疑答惑。”

送走墨池，月已至中天。非道一口气，不禁思。夜寒江静山斗，沙白雁栖月无声，景色幻，原来是他信步直接走到了示国度。月文心和月伴得到了肖流光授的一刀，新没有，夤夜仍是睡不着，正好看到非道从窗下慢慢，人他如，忙招呼他来。

“幽都有种草……我怎么不得了……”

月伴不中原人的，悄悄地和月文心咬耳：“不是痛？”

“小孩子什么呢？”月文心向非道探听：“位武林前辈……是男是女？”

非道正欲回答，突然想起任平生天乾地坤在阴阳之外的断，他一也不知道如何明：“……不好、不好啊。”

月文心跟着也起来：“，可如何是好？”忽又想起一遭，道：“种痛……不是，种似的症状，我示国度其、其有一种聊于无的方法。”

非道提着从示国度走私来的香薰蜡、香薰精油，不停地慰自己，事到如今着急也没用，高低得是一个期之症，而且行者肯将个大秘密告自己，又怎能在人面前易失？他跟自己定了，就放心地一日千里，上赶到了林小筑。

路上正遇到，和他打了个招呼，他食盒里面放着一双冰雕成的兔子，不疑有他地：“也是个行者吃的？”

“阿非，你怎么糊涂了？是我在停云山庄制冰，做多了捏的。”

非道念一想，儿姑娘和行者自己，想必已行者的状况了如指掌。来到林小筑的前，提起子大喊：“臭老！！！！！！我送你送早来了！！！！！！”

非道急忙阻止：“儿姑娘，行者身体似乎欠佳，勿醒他。”

花容失色：“老怎么了？老怎么了！”

非道避而不答，脚步不停，用内力催燃蜡，扣了下任平生的房，低声：“行者！用个。”

他没把蜡放下，却听到里面一声低喝：“道小友，你到我了！”

被醒的行者重礼之后，非道被住，不得已开始老身上生的异。果越听越气，气得整秀美的小都了。不禁非道：“你就么偏听偏信？”

非道正如之前一般大失色：“道行者的状况竟然不止如此？！”

“就是有你笨蛋在，才把个老成！！你可知道……、寒？！”

非道仔察的神，好似不是担，他放下心来：“听上去好像不打。”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你！！……唉，算了。等个臭老醒了，我帮你去教他。”

“怎好如此？行者尚且需要你照啊。”

喝道：“不就瞎！世界上没有天乾地坤，那只是他旅游候听到的一个上古了！”

恨不成，面斥非道：“倒是你自己，太相信个臭老惨。”

非道心下大慰：“不管是地坤是寒，只要行者没事就好。”

## 霏猫2

“我特特想吃美！”最光阴用个特特，“小蜜桃，陪我去。”

“你知道狗不能吃披的吧？吧？”小蜜桃用爪子着新的地毯，了，“要去你自己去！在我面前眼！”

狗来熬的夏天上就要束了，秋高气爽，大学旁的万象城新开了一家美，每天都庭若市，每个大学生都美狂。

“我就当去万象城街，去美看一眼，不妙就回来，如何？”

“不去！去了我又吃不到。”

“跟我去！”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不一会儿，一人一狗就灰溜溜着尾巴从万象城被美出来了，提着个心灰意冷之下从森的肉包子和白煮蛋。小蜜桃早知如此，是安慰最光阴道：“我想兜。”最光阴一气，一共享。

最光阴戴着狗套自行，小蜜桃在最光阴的背上帮他看路，路上的大儿以小蜜桃只是一云般盈的摩耶，他的法行大加。突然，小蜜桃在最光阴的肩打了个嚏：“你看那！”

“哦……不是上次那个？！”

“快把抓起来！送烤箱！弥我的美！”

霏霏本来安安静静地在路的小睡回，没想到个蛮横霸道的冤家路，不由分就把了共享的前筐，故意把狗尾巴系在自行把手上。然霏霏是一只有自制力的猫，看毛茸茸的西是忍不住要扑来玩玩看。三人行可刺激，万一遇上什么交通事故，一人一狗一猫全都是主要任人，一个也跑不了。

最光阴一路高歌猛进，行至半端，他突然得有点不。

小蜜桃在后面：“有雨点打我！”

“我出来的候不是晴天？”

小蜜桃左顾右盼：“你看，万象城那反而没下雨！”

“我快回家。”

又了一段，最光阴：“我怎么得越越快了？你看我都没在！”

小蜜桃不已：“你没？是往我吹的，雨云在我！”

没完，上然一个炸雷，暴雨盆而下，幸好离最光阴的家止有百米。最光阴大喊：“小蜜桃等等我！”

“没吃，才不理你！”洒狗影一，徒留最光阴在雨中狼地共享上。

“你不情！”最光阴一擦一怒地指大快肉包的小蜜桃，“你是不是把我的白煮蛋拿走了？那我吃什么？”

排来排去，最确定白煮蛋是被猫走了！直不知道一只野猫来的丰富的食物知，最光阴想，我的溏心蛋来！

周一，最光阴撇下小蜜桃去学校上。生他留了一个位置，他一上，一聊，果然，个地区的天气最近都不太正常。生每次上体育，只要老一拿出口哨，天上就云密布，五分钟之内就开始下雨。下，又恢复成了晴空日。重复数次，学校已在疑有一些学生在作法。最光阴心里灵光一，只是了他的猜，是要和小蜜桃一起从。

起最光阴作一个大学生，什么却能堂皇外宿，又是很的一出事故。是最光阴搬宿舍第一天，城主打扮得花枝招展，捎上，一起来切慰他。他个家髦得很，三口子都以网名互称。固然是，城主也叫自己“城主”，最光阴也从叫他老爸。生得看到城主第一天，以是新来的舍友。城主坐在小客里，卧室里搬上搬下的最光阴：“你住在里，小蜜桃可是会短、万世孤寂的。”

最光阴也不回：“你不是你在外面租了房子？把小蜜桃放在那里，我一下就去看。”

城主生看小蜜桃的照片，生一吃被城主婉拒的苹果，一不得不点。“于收拾好了！”最光阴站在凳子上，“快来看我小蜜桃做的海！”

城主欣然站起，没想到，宿舍如此之窄，城主大一个珍珠冠，居然不去。他着来，冠却正好是一个正形，容不得他放肆。最后是出了个主意，弯下腰斜着，四个人才能一欣最光阴的手大作。

“！他之后从来也没来看我！”

小蜜桃：“我都听，你笑得特大声，隔壁寝室同学都，没上了大学么快的人。”

“和我明明的是，‘道每次我探望个好儿子，都得脱了帽子？既然不能把拆了，就把最光阴放逐到蛮荒之地！’”

“起我可以跟你住一起了，不是也好？”

“了，小蜜桃，我要跟你一件事。”最光阴如此如此般般地和小蜜桃咕咕了一，小蜜桃想了一想，吐舌：“真的！”

“你尽管做就是了，到候我会你在旁督。”



再次抓到霏霏是在一个月之后，小蜜桃每天在外面蹲点，蹲得狗毛都掉了不少，至今日已可以堆出几条最光阴用的狗毛帚。最光阴一下，小蜜桃就他收网的成果，一个霏霏猫在所里望地乱去。

最光阴眼睛一亮，小蜜桃：“快把到阳台上去！”

最光阴不霏霏乱抓乱，用抱着冲的方法抱着猫，把猫冲着面的住。

静默的一刻去，“怎么感什么也没有生？不是是是把雨招来的？”小蜜桃疑。

“有一点微微的雨，上很凉爽。”

小蜜桃：“真的？那你再把往外放一点看。”效果立竿影，站在里都能听到隔壁住的从阳台上收走被子的声音。

最光阴心一横，地握住了猫，把伸向了空中。

“真的不起！”最光阴，“太人了！怎么会是真的。”

“小上能有能做三菜一的猫呢，太在意。”

霏霏在太灵，是小蜜桃在要关拉着最光阴的袖子，才免于霏霏被高空抛猫的死劫。最光阴看着被出机耳、在最上的上的的霏霏，于有了点愧疚感，小蜜桃他：“在玩也玩了，怎么呢？”

“喂！学校下大雨也是因你？”

好久好久之后，的箱里于来了“”的一声。

最光阴干脆跟猫玩起海：“只要你在露天的境里，道就会下雨？”

霏霏表示肯定：“。”

小蜜桃在旁插：“那平天气也没有么雨就雨，是不是……是不是养你的人不在了呢？”

“！”

最光阴：“个好像不是呢。”

小蜜桃：“那搭一个木板房不就成了？就好像鞋那的。”

最光阴：“走！我去一个航空箱。”

(tbc

## 急仙山

神道：哈、您好、是仙魔退的希奇先生？

希奇：是。

神道：幸会幸会，是您的呢，就是我来无事在小林里急急而奔，路遇一金液形体，多方探是您的，呃，尸体，您介意我把它成一把世之？

希奇：？

希奇：卧槽，我死之后是我收尸的。

非道：好像是墨池。

希奇：你怎么也来了？

神道：墨池也已去仙山了。可能是新又有人拔山而起，所以就么了…

希奇：新的人太不武德了。那我就在一下收尸的粒度吧。

神道：怎么能么呢？我看先生个尸体，直就是堪比夸父之宝物的，上好的金液形体啊，拿来当肢、当武器、当置物架，都是上上之啊。个能抑制住把你的尸体了的欲望呢？你直不敢相信我看到么一具完美的涎，心里有多激、有多高、有多…咳咳，听先生本人也曾是，种心情先生能理解。

希奇：。

非道：在我有点不明白什么要叫我来了。

神道：呀你走！制尸体是一种机密活，核比规格，所以个保上也需活人名。

非道：了么多档直从未听有这种尊重死人的方。

希奇：我，我，就是面。

非道：我看看：家属？却思在的，但是他退了。

希奇：我也系不上他。

神道：而言之退就是住在了一个用5G网不到的地方。

非道：…兄弟。没的大家都退了。朋友：墨池…退了。同：…退了。仇：…么多都是仇？都退了。

神道：之痕不是硬角？

希奇：你可再提之痕了。

非道：好吧，怎么真的只有我呢？…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里？

希奇：我同意了？

神道：太好了、太好了。你写在其他里面吧。

非道：其他？

神道：就批上面那个随便的空白写一下吧。，太完美了。再！希奇先生。

# 人天/微ftxy-天性

好想仿理打一个天雷系定但都布袋了本来就。

\*本文的出点是有点太想看神毓逍遥是巨乳人妻了不起

\*\*想写篇之前突然想起了理的gbf寡文所以。当作致敬。

人前面有一缸茶，再往前是腿，再往前是一位喋喋不休的尊的寡，神毓逍遥。不幸的丈夫名叫君奉天，奉-天-道-遥，四个字起来念，如同家法，如同匾一般光照四野。今年已是君奉天故去第十年了，他在一个随意生又重其事的家中生。

每个人都可以面人的死亡，但神毓逍遥不能。作寿投保人、作的高中同学、作的居，人看着悲痛度随昏厥、着牌位喃喃自、在念日高采烈地打扮自己、把去的蜜月像整理了一遍又一遍，不禁感人的情感竟如此泛，没有制。今天他本不想来，但是不得不来。

“你知道？我真是特特他，君奉天，就像白色的子一般。怎么？哦哦，。如如虎。智慧的象征。勇猛精的象征。”

他几乎疑心其神毓逍遥是思奔逸了。反复的冲刷着的喉管、的大，人得比了更悲哀。他或答着“是。”“。”“没。”“确是。”，一想着外一个朋友打来的。君奉天死了十年了，天地人也就十年了。好友，你高不高？他不自自主地把拳蜷起，体味着句如在手心里似的微微的刺痛和快意。

面的神毓逍遥在滔滔不地引流出自己亡夫的意。人低看着自己和自尊心一起来的保文件，今天是保日。都听几千遍的情故事，起来仍不失色。首先，是一个的父。的父是大家都有。神毓逍遥便自走上前去，在史消化了父之后，成了一个中流砥柱的母。如果奉天逍遥的孩子并没有夭折，将妻良母烈烈地开演，神毓逍遥本任的角色。

想到里，人突然站起，步在个神毓逍遥用幻和撑了十年的房屋中。果然，神毓逍遥并不会因听的突然消失就受到，足以明的超越了空，而化成了一种牢般的体。人得念太，哀悼太聒噪，的，没有比房中的大象更好的比方，而大象已快要使他窒息。

人突然非常想抽烟。自从以茶代烟，他也已戒烟十年。君奉天果然每个人留下了不同的礼物，而他才想到要去拆开。他从中拿了一盒。起来也好笑，神毓逍遥真的会每个月一盒君奉天最抽的烟，随意地在窗台上。他不合宜地想到太像商拜家里的神。奉天逍遥究竟是用什么感情系的呢？他在好奇起来了。他决定步向奔涌不息的感情的河流。

“君太太，”他客气地。

神毓逍遥的眼睛来了，梦幻地：“你从没么叫我。”

“借个火。”

“里。”神毓逍遥用双手捧着奉上。及到房里有女性，人打开了窗，着窗外因失去君奉天而灰蒙蒙的天空吸了一口。很快要下雪了，烟和霾和雪其都是差不多的西，不会因此有得。突然，他意到一直喁喁不断的声已停止好一段了。在烟圈中，神毓逍遥似乎接住了他的目光，：“君奉天抽烟的姿和你大不一。”

人笑了一声，他下定了决心。他走到神毓逍遥旁，把烟灰抖落在的胸罩里。

## 不知道起什么？逃婚？

意邈：“我不同意！”

方： “你不同意，我有的是法。”

忘然站在旁道：“算算你也是儒名子弟，怎么就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想当初我家骨肉分离，是了天下大同。幽都是天下，所以……”

“我都没幽都公主，什么就要去当？儒如此想和人和意欲何？”他本来想再加一句最关键的“什么是我”，但是方眼疾手快地点了他的穴，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至兄弟四人合力把他的手脚在儒送来的宝棍上。

件事要从前几日起。意邈自从当上派，不己一人，天天舌群儒，搞得无痛不已。音弦歌而知雅意，做了一个的作。无点点，：“但是意邈有墨池的背。”

音道：“回回开会没他露面，就喜隔空往儒一些年男子，他在是……”

无沉思一后开口：“不了，我有一条策。听忘然此人竟将新生三子分送各派，我看他倒是能舍，舍三个也是舍，舍四个也是舍，不如他的小弟直接入幽都，不甚妙？”

音恍然大悟：“……到候如果成功，即可判玄脉通，如果失，那就玄脉冲在抗幽都的最前。好极！好极！属下上便去玄脉通一声。”

意邈看着他的兄弟四人各自在他的手脚上布下了秘法，易教泱泱大教，竟有此等不人知的奇技淫巧，他今天也算是大开眼界。是不解，但在繁，他在心中算了一下，重新得人身自由至少得六七天。忘然在旁工，确定意邈被得更像是一上要送野人族的食物，才解开了他的穴，苦口婆心地：“小弟呀，此去，兄弟几个大概是因不能洞房，所以故意把你的手脚得了一点，你万勿介意啊！”

意邈要口上争：“得么，我看我根本是着去，横着出来，早就气身亡了！”

方和音接洽，忘然和黑帝接洽，事情居然就么成了。黑帝：“我在幽都，也早就听易天玄脉少主之姿，博学多，少年英雄，才无碍，肯定是一位乘快婿。就是近日小女不才，不知野到里去了，等下人找到小女，必上完婚。”忘然蹲在把又了的意邈听，差点把他气了个半死。些是那个巧舌如簧的男狐狸故意添油加醋，他越确信了儒都是一群白面奸的史。

易教之人喜算卜排卦，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听少主要出了，立刻把人种高低的抛到后，一百个人算出了一百二十个吉，恨不得上看他的笑。

忘然最近教内格外和，既然意邈都没有法惹是生非了，那自然不如他的人也是矩地，着和三教的关系都和了多，他不禁感念于无昭君出塞之十分英明；无本来正打算激化矛盾，没想到竟起了反作用，只好布下下一步的划。

流晚晴：“我真的不知道呀！我是去打打的！”

意邈：“你一个女子，晚上出去打。要是你除魔道，我倒更相信些！”他得冠冕堂皇，要是他不是被双手双足在棍上，能得更加气度非凡。

“我就是魔，怎么除魔道？个烤好了，你吃不吃？”

“不吃！除非你得比刀好。”

“我向父学的就是刀，当然是刀更好！”

意邈怒形于色：“朝道夕死可矣，才是天下第一！你我死算了。”

却流晚晴就是黑帝口中的不肖小女，天天野在外面无他，只是找游侠非刀来学刀法的。今日一起，着晚上了要加餐，跑到流洞天外良菜。却玄脉的人吹吹打打，往荒僻的野外山洞一径行来。此已到深夜，喜服更是人毛骨悚然，流晚晴本来想走避，一想幽都也无此等恐怖的俗，道是中的冥婚？既然如此，那必像父看，做一个行侠仗的大英雄……却不知拯救下的不是一位身世悲苦的美娘，而是一个被成烤乳猪的意邈。非刀在救人行中因刀法卓，只出了三秒，而三秒即将他后悔整整一周。

非刀息完，就看流晚晴又着烤肉片，在意邈的上来去。意邈眼睛来去，已极，但是仍持他的主，毫不肯更改。流晚晴大小姐心性作，那也是一，人僵持已有半个辰。非刀走到他中，开解：“不如位我一个面子，就先把烤吃了，再做定吧？”

他被迫在万堺做意邈此人的方友，深此人的程度比女子更加害，果不其然，意邈一昂：“万不正理而受之，万于我何加焉，更何况是小小的烤！”

流晚晴也不遑多：“什么幽都呢，会被成你、你？曾有一位山神前也是弘法的，你呢！……在就么独行其是一意孤行，未来肯定要造反！父，把个烤他硬塞下去，堵住他的嘴！”

非刀：“你……假如真的要成婚……”他个性柔，心系和平，本想趁等天地利人和

来婚，有一个我可以来当人，在是一件美；但是看他得水深火，似乎止住上。正好他也了，便一吃一听，或提出一些关于刀的意。

意邈：“，看你是女子，我便你一步。我下棋！了就听的。”

流晚晴怫然道：“好不爽快！”随即拿起刀，在地上划出一个棋。随即笑道：“可小了！”

棋路行不到三步，意邈就得上狂妄，真才学一点也不如他，他操券，心中得意之，却听到流晚晴拍手：“你！”

意邈既又疑，非刀同情地看着他：“一局是晚晴了。”

“怎有可能！”

流晚晴：“下五子棋父也比不我。太好了，快吃烤！”

意邈愕然，他自六精通，竟会因棋而在区区化外妖女之手……不，“是五子棋了？！”流晚晴却大叫道：“父，我的烤呢？”

非刀歉然地：“不起，你得太精彩，我就……”

意邈已在洞住了五日有余，期也没法解开那玄之又玄的架手法，幸好没有人故意想害他，周天尚且灵便。

非刀和流晚晴当他把他抬洞，因姿在太奇怪，人只好把他放置在非刀平放刀的刀架上。一放直是珠璧合，量身定制。意邈看熟人抽出刀他比划了下，心中更是大不：“非刀，我敬你是一个用刀高手，更敬你将来必于我下，你在居然准拿刀砍我！”

非刀：“我只是准把个棍子砍断，好你下地……”

流晚晴：“不可呀父，你砍了之后，他的、他的手脚是被在一起的，到时候可要怎么走路？像人一般么？”非刀看了他一眼，随即去，意邈心中更是狂怒，没想到流晚晴却得他十分好玩，常以砍他的手、砍他的脚注五子棋。意邈下定决心，再有此等不通情理的妖女，必叫无自己消受。

今夜人又出去散步，在非刀来，就是吸取天地的灵气以陶冶用刀的心性，在意邈和流晚晴的理解，就是粹的花前月下，他二人都不明白何非刀筋竟如此不通月。不也好，起个手山芋的幽都之于可以他人，接下来意邈只需要逃出生天即可。他算准今夜落在解卦上，正好用他的雷之气可以冲开穴道，！君子有成人之美，我就不打你地悄悄离去吧！

晴二人一非刀法一信步行来，忽听得天空一声巨响。流晚晴惴惴不安地：“父，那个爆炸的山洞好像你家啊！”人忙往回赶。走了不多，便看意邈水流下，幸好河道也不甚窄小，木柱在爆炸的当更已趁机断成了截，只是他看起来像一具幸的殍。意邈看熟悉的狗男女大了眼睛，足岸，也不手把他上来，得自己从来没有么恨异性恋。

非刀：“要不我再、再救他一次吧……”

流晚晴敬畏地：“公子，你果真是着去，横着出来呀……”

\*注：山神前那个是百岫嶙峋

## 却（？之小尾牙

真想起叫射手座☆午後九時Don't be late

\*注我大概置的情点是万堺开始那会儿

着却思赶到候，已近晚上七点。人直奔409而去，悄悄往一看，只看到台上堆成山的蟹脚。核了下赦天琴箕他的牌号，确是没。推开，大的包里只坐着三人：赦天琴箕、鬼方赤命、有鬼方赤命旁的琴缺隼。鬼方赤命的椅子了一声，他：“你来了？好坐好坐！”一指大桌旁的一小方桌，上架有一个未开的小火、凉菜若干，眼尖，看到有碟杏仁豆腐，他心想，好极！但是，“怎么只剩你三个？其他人呢？”鬼方赤命笑：“上次吃得太。”琴箕眼神冷酷地又拆下一根蟹脚。

起上次的宴，本来那个才是他冕的正式尾牙，只可惜大家都忘了的属性是一个和尚，都忘了多点一些素菜。从六点吃到八点，从冰草吃到干，再从木耳吃到，甚至在心里默念要不也像惠能大——但吃肉菜，魔息（）好歹注意到子得快倒了，赶喊服他上一碗寿面。服：“不要？！”决地：“用白水煮就好！”果是因吃出厨房大傅用的是辣，痛而戒三天。

前天公室又同宣布件大事：一是赦天琴箕悲提中原正道，二是半途出家，居然真的考上宗教局公。大家又提小一下，反正算没花完。第一个站起来：“可不可以我舍友去！”他已正，所以住在佛他分配的人才公寓里，新舍友是却思。假如有位高僧与会，想必帮合之也不得不佛一个面子，起个和尚吃吧！他心里算打定，没想到今天佛他表彰会开太久了，蹭大吃成开小灶。他不好意思地用眼神向旁的佛友道歉，却思度静，双手合十表示理解。

服立即起，上菜也非常之快，首先是上了盅香水茶，接着是橄油煎菇、山楂卜、耳百合、桂花荔浦芋、竹松茸，接不暇。

却思：“是什么底呢？”

服上：“菌菇。下的客人特意吩咐有位大要来吃，是用来涮冬瓜片和生菜用的。”

却思悄悄：“有点太豪了。”也有点汗。他都是口耳相，因那大桌上只听得到琴箕用蟹八分的声音，外个人一言不，甚至能听得到隔壁的行酒令的静。十分疑早早离开其他人根本不是吃完，而是无法冷之源。却思本来就不多，也不探听，合正适合他像打坐一吃。比痛苦，他眼鼻鼻心，从来没有么真注地吃。

可能是太珍惜粮食的，吃到一半，一个芋突然滑出了。佛家掉在地上的菜也不好浪费，正弯腰去，一下子在是他看到了不看到的西。魂未定地安慰自己，也算是稀松平常，道几十年我没同事不可告人的同性关系？不想大意失州，他的地一声撞到了桌板，出一声巨响。一潭死水的房有了些波，却思忙他，“怎么了？”着也掀起桌布。内心心急，般淫邪的景是不要佛友看到妙，“没事！没事！”事明出家人确不打，没完就第二次又撞上了桌子，他唯一的想法是，行个就免送大哥大嫂你了！

大家五个人四双眼睛都了来，琴箕抽了一餐巾嘴，十分疑在笑。

琴箕：“是把帽子脱下来吃吧！”照了。服正好来送小米粥，看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子的，以是位大他家的素不意，又只能提起力气吃三勺以明自己的清白。

段就么而痛苦地吃完了。菜色也比精致，个和尚再如何出于侠之心，也只能打包走最后上的一道甜品核桃酥。琴箕神情幽怨地拿出包，随即手招了的士。把叫到一：“快把那醉鬼上。”

免不了吃：“原来是喝醉了！”

琴箕：“你搬着他去？都是。”关上，司机：“去最近的，他会看着的。”司机salute。

不解其意，目送步上一。琴箕拉下窗：“你走回家吧！”突然感有点痛痛的，有可能是被冷一吹，撞上桌板的后症有点作。回一看，却思也不甚同地看着他。

原来再走一道天就到宿舍了，幸好位大也是心胸大的人，点佛理就多。却思以前自家吃年夜都是小叔来开射覆会，大人了喝酒，小孩了喝汽水。小候姓埋名，也是叔叔来他祝，到叔叔，不禁又想起太多人情世故。人感世的情感关

系真是一场糊涂，摸着思考，他得世的男男关系才算是真正的一场糊涂，不然他的后勺也不会遭劫。想到里，却却思欲言又止。原来是他得和赦天琴箕的关系有点不常，究其原因，其是却思本人到好友月的悲惨下，特意关照，秘托出。但是本人也不好解赦天琴箕走在路上遇到的来找的女人比来搭的男人多，位佛友只好互相就异性恋不明就里地打了一会儿太极。

快走到宿舍口，却思突然想起：“核桃酥你拿去吧，我带来了一些干粮，明天早可以吃。”

：“不是你家？怎么不直接新的？”他目光瞥超市开，赶打， “我要去超市一个西，如何，我同去同去！”

# 孝庄秘史之仙魔鏖战-剧情简介

卡司是一堆的就不抄了

主要内容是，大玉儿（玉离宫）作蒙古（儒）第一美女和多尔衮（君奉天）青梅老父子无猜，但却因被族内巫（墨池友情出演）算出【得大玉儿者可得天下】所以被黑化了的邪人皇太极（鬼麒主）走，果然皇太极利称帝国号大鬼……（不），因此国号太……听，再加上民族立，登南北均涌出一批能人异士，如苟延残喘的明朝之皇帝崇帝（一友情出演）的名将袁崇（人），有自成一派的民起李自成（地冥），的外部局使得互相争的皇太极和多也虎下；而在廷内亦出神秘的女，一者是邪魅郁的海珠（越子），一者是仙姿跌貌的小玉儿（玉逍遥）分位帝王（??）皇太极和多的心灵，使大玉儿奔走……袁崇意欲以君王之令收复失地而李自成号称要做明末的曹操收取大小大小玉建立雀台，名将与反的背后竟藏着多生父、已故清太祖努哈赤（九天玄尊）最深不可、最人的言……

以上是正片。

番外一云海仙：原来多小玉儿袁崇李自成四人是云海仙的同修只是一起下界渡劫的。下略

番外二桃花琵琶：明末四奇人之一（里有四??）的侯方域（寄）参加科考（古原争霸）落第来在画舫上偶遇快打歌的家女（不是名妓）李香君（楚天行），人情好日密。中略反清复明中略江山聘失没想到人各有藏身份，李香君竟是袁崇的KGB美女，而侯方域竟身一，真身份其是掌管八股系的魏忠（夸幻之父），共同出家之已破，奸人和的感情又将何去何从?!?!?!

番外三我出不名字了之邃：大玉儿多年周旋于个老公爸爸皇帝之于熬成了孝庄文太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想起皇太极的最后一句：个天下究是姓伏的……忍俊不禁的同（音梗了）不禁潸然泪下，心灰意冷下意百年之后位治（邃无端），没想到此子年少有（武功大成只能当保）但是却以一女情根深种，孝庄欲此女，竟此女董鄂妃（）可能和当年的刺皇太极之案有关……是否又将掀起云呢?!?!



# 大小鬼/真假鬼cb-GETCHA!

伏字羲在上海的室友是越子，本来嘛，他一个沪日企高管，本可以自己搞一套房子，但主要是公司太需要他，不得不地要他去日本吃住玩。房子是托付室友比好，如是，他找到了一个舍友越子。越子此人首先是得特像伏字羲，其次是特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伏字羲WFH的时候可以把像着他拍。越子工作，伏字羲不工作，他俩人WFH起来真是一拍即合。

越子的工作是沪国管人，身兼一百八十种武，从自自己2d live到自出自己的棉花娃娃，再从自自己做烤肉切片再到自到合作作曲画曲，最后从自下演anti到自把人从新着养到古株，便一其关注了年即可称之古株了，没有一件事假手于人。粉着去着出来，可是物料取最easy的一个管人。

今天平安夜，伏字羲老年作息工着工着已睡着了，被十三薪的短信声醒。他起来看手机，听到客里越子敲的声音。此机械声音很大，配上他雌小鬼的人比吸粉。越子：“今天平安夜居然没有企划！”他急得像上的子仙迹。

伏字羲知道他的一点工作内幕：“你的同事地冥呢？不是好不容易了CTP要？”

越子深上无光：“他文春了。”

“什么是文春？”

“他突然了，和一般男性婚了。”

地冥是越子的前父一的存在，曾以九尾美少女~★的多重人格做人，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因皮套太美而叱咤云，因vtb失格而得到了更多的黑粉，也曾9ch。

伏字羲有点幸灾：“什么候生的事？”

“个前。”

“那什么平安夜企划，休息。”不大家的条会被vtb藤凛凛花占据，就之后vtb界会不会存在都是一个疑。

“所以我才急，今天Mr.Chou辞，我答送他一程的。”

越子身管人，在的gap year。的原因是他的分社Mr.ChouHW要辞了。Mr.ChouHW一代英雄，写的V曲因文辞有一种佶屈聱牙的美好听，好几个都了殿堂。不成也文盲也文盲，粉喜他不代表老板喜他。今天他本来想静悄悄地走的，没想到同事突然来了一出，有点太像AKB了。

“叔叔不是搞公关的？就教教我怎么危机公关吧？”

伏字羲好久没听到舍友叫他叔叔，知道他雌小鬼病又作了，皮套上身。他打开，急了9ch上成功vtb的案例，感像察官在看浩如烟海的博案卷。看了半小，他的舍友已化雌小鬼社畜，汗如雨地先自己搞着圣ver服装。然感自己二次元加班有点屈辱，但伏字羲是情相挺地：“你怎么没有歌回？我看正vtb都唱歌。”

“我得你真是一点也不关心我。我的人不是雌小鬼ai？”

伏字羲不好意思看他看舍友投稿都不开声音，因越子演雌小鬼很投入，在家里看也得有点nsfw。

起什么是ai配音，据越子学生代遭遇了一些不幸，如果真人声可能会被出。至于，他的藏人是喉生病。

“怎么？你以你是姜琪？”越子没接他的，只是了一声。

其就算没有一出，他唱歌也不怎么。不如自己是ai，在本子里也性多化。突然，越子自暴自弃地灵机一：“我知道了，你替我不就行了？”

伏字羲：“我是个没用的叔叔也要当管人了？”

越子斜着他：“，叔叔，我帮你做好了新的衣服。”上面着作捕捉，多少有点赶子上架。

伏字羲不免有些激：“不好吧，我要在前干什么？”

越子冷冷地：“危机公关！”

原来是危机公关用真人声音道歉更有意，最好直接直播手写信。越子免去他手写的任，只是要他坐着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表示歉意，以及随便干点什么，最后跟Mr.Chou道。他在后台同把自己的圣新模型渲染上去，做。

越子：“叔叔，加油！”

伏字羲其踏拍室的一瞬就拿定了主意，他一定要唱歌。是材，他在想不起青春年少的时候都喜唱什么歌了，不成是君的靡靡之音。在好了，灯光一，伏字羲0，完全想不起来有什么歌好唱。

此已午夜零点，沪国不知是有什么喜事降，外面狂地放烟花。越子心想看把地冥anti高得，就是在有点染境了。石料理是伏字羲的，他今天特高，唱着歌唱到一半突然越子使眼色，抛了无数个眼之后越子于注意到他的直播室有一个新叫lijing365。是他儿子，是他儿子啊！伏字羲一吃一眉色舞地形容他的好大儿。越子不敢想象此位lijing365在知道他的人之后会他爸在外面么抛露有什么看法。

其最震撼人心的不是般的父子相，而是伏字羲居然真的是世金。伏字羲在直播灯光下居然真的他急中生智到，唱的一首石原裕次郎的夜よ今夜も有う，居然十分之好听，以至于越子的推特fo小了万。越子去看了几个大粉的里垢小号，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小字：“心灵的爸爸活。”他确也没想也能擦，在是被气笑了。

伏字羲虚地： “好，就是靠个追到我老婆的。”他没也便追到了九。

越子无言以： “在的管人痴都是怎么了？！”

伏字羲感地： “反正我儿子来看我直播了。”

## ☐☐-大☐与洛☐塔

寒烟翠在工作群里☐了一个☐微博截☐。此群里不含魔王子，所以基本上算是生活群。☐旋侯点☐去看，知道活又来了。

寒烟翠下的指令☐明易☐：“网暴他！”非常悦耳，非常☐听，☐旋侯深☐寒烟翠☐伐果断，比魔王子适合当☐☐。

☐岫主人在微博的id是天舞命理，主要是☐人算命的。更精确一点☐，他只算☐是小三。其☐一开始他也有很多抱☐，一三五当曾仕☐，二四六当傅佩荣，但是在每况愈下的☐☐☐境中，他☐多也就只能当黄旭☐。☐好他☐行及☐，刀☐最不缺的就是多角恋，多角恋最不缺的就是小三。当然当然，他☐接一些肥缺，比如偶像的事☐粉来找他算命，今天，有个叫伊吾常夏的人来找他：“大☐，☐您算算天刀笑☐☐的事☐吧！”

☐岫主人正在江南旅游，正巧什么吃☐的家☐都没☐，☐言只好从路☐☐了☐根草，☐此人起卦。他大概看了一眼：“小三！”

☐方☐示正在☐入，☐了五分☐，☐出一个字：“☐。”

☐方☐在☐☐，☐岫便开始用他取巧的☐像占卜法☐察。☐个叫伊吾常夏的，☐然名字取得很日式，☐像也是☐漫里的花魁，但是整个微信人☐都有一种☐和感。起☐笑☐☐的粉☐都只☐当古☐比，☐岫想了想，决定☐价上☐一倍。

☐没想完，☐一个人☐示要加他。☐像看☐子好像是自拍，又好像是女☐小卡，就是年☐有点幼，☐岫猜☐可能是☐位女施主把自己的微信推☐自己的学妹或者高中小女生了。

免免：大☐好，我想帮我姐算下卦

：出生日期☐来看看

☐岫接☐来一看，心☐☐怎么和我之前看的八字有点像啊？他直接复制了上次☐☐囊月☐波的卦，改了几个字。一想到有女的☐了卦辞☐他☐追猛打，☐要☐☐☐☐次，☐岫无聊之余竟然☐有一☐成名了的窃喜。

免免：大☐☐真的没有和☐个女孩有任何可能了☐，姐姐很☐心

：是的，而且☐的小三☐不好，情路坎坷，也会遇到一些☐桃花

☐岫自☐☐得没有很☐分，他算出来☐个☐桃花里包括☐哥。

免免：小三？

☐旋侯太震☐了，☐☐你了？☐☐你要不要当小三了？他☐☐☐寒烟翠☐：“你下次找个靠☐点的☐子吧？”

寒烟翠☐情所困，早就下班了。☐旋侯只好☐☐然☐☐和大☐☐☐。

免免：大☐可不可以改☐呢

免免：[表情包]

免免：姐姐☐我很好想帮☐

☐旋侯想了想工☐，放心大胆地故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打字：“☐不是☐☐。”

☐岫看着屏幕上的字，他也不想☐面的小美女☐☐，只是逆天改命☐在太☐☐了。他想起之前☐千叶☐奇算命，算出此人是万里挑一的王道小三之命，激☐地☐金主打字：“先下手☐☐，三走素☐真，叶小☐和聆月就都是你的了！”当☐千叶☐奇因☐种种理由拒☐了。等到他想起来要当小三的☐候，小三的流年大☐早已离他而去。☐岫触景生情，☐膺☐☐，☐☐在是他神棍路上的一个☐点。他慎重地回复：等我考☐下。

☐岫考☐的☐果是☐无衣☐尹去了个☐☐。无衣☐尹看了事情起末，☐奇地☐：“原来你不喜☐御姐，喜☐☐莉了。”

“我叫你看☐个了☐？”

“不是八卦叫我干嘛？楔子大人？”

“喜☐ntr☐老失☐的就☐☐☐了。”一句☐☐得无衣☐尹三☐而竭偃旗息鼓了。

☐来好笑，☐岫☐然☐号称自己是原装神棍，但竟然要向老同学无衣☐尹的徒弟学印度占星。以前☐位老同学失散的☐候，无衣☐尹抱着一☐的心☐在伊的匿名提☐箱里咨☐，☐果被☐岫精准点草：“你☐个命也是知三当三，☐三啊！”

“何以☐得呢？”

“首先你年☐的☐候插入了你☐☐和同☐之☐的感情，青年☐候☐插入了自己妹妹和妹夫之☐的感情。再往后你☐干涉小☐之☐的感情，甚至☐要和☐人的☐☐☐☐第二春，不得了啊你！”

无衣☐尹不得不信：“大☐你☐☐了。”

“我再看看。……你的身体☐有永久性的一官失灵。……”

大☐可疑地沉默了。

一会儿，☐岫就私聊他☐：“不会是你在我提☐箱里白嫖吧？”

有了手腕高明身段柔☐的无衣☐尹大☐☐的加持，☐岫和☐位小美女免免愈☐恋奸情☐起来，具体表☐在☐旋侯几乎把佛☐的人的八字都排了一遍。☐旋侯大开眼界。本来他的生活里除了上班和加班什么都没有，☐在却增添了一些比☐☐☐的☐西：☐人的小三。他流☐小三，☐以自拔。☐岫每次在微信上和他八卦已成☐☐，他干脆置☐。今天他走☐赤睛的工位，瞥到一串生日信息，☐上☐

岫。

：“个人太可怕了。他了一个煞星。……大老婆善妒，小老婆柔弱不能自理………  
…？不止个家庭？”

旋侯：“怎么安排日程的我也想学。”是真心的求教。

“不是，他个新的家庭几乎全是男的。你有几个好弟弟………不会是刀无极的星吧  
？！”

“刀无极？！”

“你怎么会有刀无极的星？！”我都没有刀无极的星！刀无极当然是大客，只是刀无极没有  
成他的客。

旋侯只好：“网上找的。”

“小姐姐打包个人信息？”

旋侯沉思久，没想出来怎么塞。只好：“我干保的。”

岫非常震：“你已工作了！”他然莉没有什么意，但是屏幕面的女人一下子立  
体起来，岫有些怯了，种怯就好像面二次元惨遭真人化一般。他以自己于可以当  
世界上某一的小妹妹的推心置腹的人生呢！！他了一口气。

旋侯有些犹豫，因至今他没有把自己的八字告方岫他算命。他想起自己了工作  
在白板上拉出来的刀人关系蜘蛛网，里面幸好没有他本人。万一岫算出他在不知道的候成  
了的小三，或者他存在即是三了人，他又如何自呢？天得，光是佛的男同性恋女同  
性恋异性恋就已他忙的了。

但是本着岫的信任，旋侯是大凛然地告了他。要起来的，万一魔王子，  
的个人信息公开了，你一个小小的公，信息却没泄露，你是不是内鬼？无道的  
情就不会生了。没想到岫了二十分，只露出了一个遮扇子的笑容。旋侯追他是什么  
意思。

岫作一个高冷网的子，用力心忽悠网友么多年，第一次到的八字，他  
直被个八字折服。

：“个命太搞笑了。”

面也没有回，看起来有点生气了。

岫忙充：“个人完全的碌命，自从上班，就不到假。”

“然后什么桃花都没有，太可怜了！他命里也没有，也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小姐  
姐是不是你仇人啊？那恭喜你啊！”

寒烟翠拉住收拾西的旋侯：“你要干嘛？”

旋侯很冷静：“我要假！”他得很大声，楼下都听得到。

赤睛在角落里遥遥地：“你一一要一一几小一一的假一一”赤睛是打卡考勤的人事。

旋侯宣布：“我要半个月的假。”

公室落可。

魔王子：“你十分，你开始交代后事吧。”

寒烟翠起跟他有些同事情，他：“你怎么了？是因上次的事情？那个不要在工作  
做。”

旋侯生硬地坐回工位，打开，回他寒烟翠截。一下班，人一起肩并肩脚底抹油  
溜出公室。

寒烟翠在梯里他耳提面命：“不是好网暴他？你是在是要去下真人快打？苦境不是我  
的主，法律我没有庇！”

旋侯非常委屈：“他我不到假！”

寒烟翠想起旋侯勤勤兢兢一路从秀新人拿到骨干工，不由得怒从心起。：“  
：“你等我上小。”

“我的假呢？我的年假呢！”

寒烟翠安慰他：“我你特批，行了吧？”

旋侯：“我已想好了。”

“来听听。”

旋侯不，他在想象中描他的复仇画面：一个正的莉控，作失足少女的  
岫主人未成年人。首先，是要岫主人全退款！！

## 我要写地法！

君奉天在街上走。但他不是街，他看到一群男学生猴地聚成一，上把其中一个人拉了出来：“地冥，你怎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地冥有点狼，他几个反号称要打小珠打到晚上九点。果走出学校大，就被前任委抓住了。地冥骨地：“我叫末日十七，我不你！”

君奉天：“可以，同学末日十七。你得跟我走一。”君奉天拿了一册擒拿住了他的双手，以免大家会昔日的妹斗和如今的不良少年有何不人知的扯。

地冥的些狐朋狗友打扮得都往哥特系上靠，君奉天了一眼，得不如地冥以前在家里装神弄鬼的那几个造型，在是差之至。君奉天威名犹在，狐朋狗友再怎么不子出，也不敢把心中的言吐出，登作散。

地冥是想浪不成了，只好被君奉天抓捕案。坐在家里，地冥没开口，便看到君奉天他端来了一板凳，他坐在条桌前面，君奉天也面面坐下。正常人受若，兼生起警惕之心，地冥得自己很正常，当然也不例外。地冥：“你，你想干什么！”

君奉天他开了一只手，地冥莫名其妙地照做，在反来之前，君奉天他手里放上了一片云片糕。

君奉天：“我在要跟你聊天。”

地冥差点咬到舌：“你不会是又要教吧！”

君奉天否：“不是的，我真的是要跟你聊天。”他从抽里拿出一堆装得整整的A4。

地冥有些害怕，又有些心，没想到君奉天了拯救他，写了么多的材料明。但是地冥万之身，可从第一个扣子就没扣，道害怕区区君奉天的口伐不成。再加上君奉天托关系来的云片糕挺好吃的，他也就安之若素了。

君奉天打开第一：“我先你念一段听听，等我念完了，你可以下自己的感受。”

地冥：“你念吧。”

“在任何时候看到你都会吸引我的目光，即使你面无表情。很多时候我想去了解你，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又得你的外界有一保护膜，我不想打破。你是否愿意言述你擅与重的版与，我得透你藏在代性深的复意志底色？想要一点刺激，一点危，一点捉摸不透，甚至是一点折磨。你想要度的西，你想要不可理的沉迷，你想要情的烈火炙烤你的神灵，你想要能消耗你生会的情。你我的感就像博赫斯那句你不每一个孤独的瞬息。你一种疏离感，很孤独感，若即若离，我听很多人自己孤独，但我得你的孤独才是真正的孤独。感你的内心深一直都只有你一个人，你一直在装自己。你想要一点刺激，一点危，一点捉摸不透，甚至是一点折磨。然而吊的是，我从你的个体表征中一种后代式的身份流性，却又以解其所在，或是你的种化后先式的脱域，致了我的景与想象集合的矛盾，也形成了你超克于建之外的力，我想此刻我你作符号化的置一抑或是下的擅自渡一无疑是一种。”

地冥开始听了以君奉天在他告白，着吃了一。听到后来，地冥：“我听不懂，你是要操我吧？”

君奉天露出一个可称慈祥的表情：“地冥，你在太明了。个你通了！”他又抱出没装好的乱七八糟的，“那就有希望了！”

地冥本想脚底抹油开溜，听趣又来了。君奉天都没把握的事，他倒是很愿意上脚。

君奉天：“你等我做下。……是第一部分。……是大最后了。，序就了。”

地冥：“到底是什么事情？”自从君奉天不跟他和人天和天迹一起上高中，君奉天的机会就少得多了，所同学的情就是，云易散玻璃脆！

其到底他是神毓逍遥的，他一学年都拉着君奉天上，此事到校九天玄尊那里，每个人都以奉天逍遥次于可以吃不了兜着走了。可惜九天玄尊就是君奉天的爸，他直接走后君奉天跳，上大学去了。君奉天也十分争气，他爸他不往西，跟三个小学断了往来就真的断了往来。君奉天之前在高中是委，自从他走后，云海高中的犯罪率更是断崖式上升。不回一想，委和素人上公然反秩序，好像也是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

君奉天：“咳……其就是文答。”真是有大人的啊！

地冥：“你怎么不找你爸？”

“玄尊身在海外鞭莫及。”

地冥想起，确，校次去日本演了，才得到他几个目无法肆意在外打小珠。

“你怎么不找天、”

“他在留，你忘了？”君奉天地。

校君奉天若珍宝，神毓逍遥是用心良苦，看他聊天耽了太多上，心地把天迹下放一，他重高一。从此地冥和人又多了个学弟，高一新生多了一个可以抄他作的好心大哥哥，天迹可以悠哉游哉地再混一年，真是一石三的美事。此事之后不知道什么只有地冥被玄尊叫去，耳提面命如果不想成神毓逍遥吊儿郎当的，就我好好学！地冥没想到件事君奉天也知道，地冥心想，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父子都穿同一条子呢！

地冥了遮掩心中的怒：“那你怎么不去找人？他得多。”

君奉天：“他和你熟？”

“那当然啊？”

“那就了，我和他不熟。好了，了些了，我正式开始念了，你得多提提意。”

地冥听完述告就已有点困了，可不妙。他想再吃一云片糕，一想到也是水，升升糖更容易困，只好和美食大眼瞪小眼。君奉天念到

“相”制度是一种符合了人的自然天性的制度。在人的一生中，以血和家庭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人最重要的关系”的候，停下来不了。地冥赶把上的眼睛开，：“在听，在听。你接着念吧。”

君奉天的声音有点沮：“道我写的西很容易答老睡着？”

地冥修了一下措辞，回答：“是有点呆板了。”他没意到句听上去挺靠的。

君奉天，再接再，按地冥的色把一小段改了三个版本。君奉天屡，地冥却是越来越困了。念完第一大段，地冥阻止他：“你能不能把我的子拿来，我手肘好痛。”在是不想撑在硬得要死的桌子上打睡了。君奉天的修改意十分具有文学价，他有求必。文才到第五部分第三小点，地冥已舒舒服服地卧佛式在妃沙上，手抱jellycat，脚switch，一吃薯片一喝气泡水，一睡一听君奉天。君奉天太会伺候人了，地冥心想，下子可以考投胎当君奉天的爸爸看。

就算么越的再生家庭境，地冥是遇到了不幸中的必然，他是睡着了。君奉天把他拍醒，地冥解：“你看看，个点我睡美容了！你不用吃的？”君奉天冷酷无情地否决了。

君奉天沉思：“你能不能想一个法自己保持清醒？”

地冥得君奉天的想法有点危，君奉天的眼神又真了，是他自己想法比好。地冥灵机一，：“你干脆在我看得到的地方上一尊神毓逍遥，因我很恨他，一恨可能我就睡不着了。”

君奉天不同他同学，在是学弟了，有么烈的感情：“以前他跟你争我父的目光，确是他了，你也原他了。”

“事情真相是的？”地冥本来困得口歪眼斜，一听到么蛮不理的拉偏架，当即一屁股坐起，正待分辨一二，君奉天在一旁：“是你得，天迹你太有效果了，等我你找个西来。”

君奉天找来的西居然是一个神毓逍遥的抱枕。霹官方都不敢做出此等倒反天罡之事，地冥嫌地：“么个晦气西放在家里的！”

君奉天：“当然是天迹自己了。”他了神毓逍遥抱枕上的灰，把它立在沙一端。地冥看着有着无比晴朗的傻笑着的假天迹向着他倒下来，立刻抛弃妃，萌萌的jellycat，凉爽的气泡水，立在君奉天旁。

地冥：“君奉天，我操你！”

君奉天不所：“我是天下，你会适得其反。”

地冥：“我站着听，半个就束，你意下如何？”

地冥受了整整半小刑法的洗礼，像被呼去装事法庭的被告席。君奉天于神清气爽心意足地把演稿收拾好，地冥成了一个蓬垢面的干物女，感文像是他自写的一。原来人开始写第一篇文，就算是一种登dua郎了……

没有等他自己逝去的青春哀悼，突然开了。来的人居然是天迹，他手里着小礼炮和小玉离，到地冥，也不反，反而开心地：“地冥，你于改邪正了！”

地冥悲、憔悴、支离破碎：“你是就是吧。”

天迹犹不知足，像一只射起步的巨狗在屋里乱。他一眼到沙上的抱枕，上喊起来：“不是我三年前自己做的？”

君奉天冷静地：“没。”他把整理好的手稿收抽里。

天迹像一个慈母把抱枕抱住，来，人都被天迹眼中的泪水呆了。

天迹感地：“奉天！十七！没想到你我情深意重，的候想着我在旁！！但没事，然看起来像，但我没死呢！”他开双臂，“在你都可以抱住我了！！！！！！！！没事的！！不用掩你的感情！！！！！！”

如是，地冥就度了心魄的一个晚上。